

周末的午后时光,阳光透过树叶洒在长椅上,我常常会在楼下小区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拿着一本书假装阅读,其实内心最大的乐趣,是观察那些流浪猫的日常。

它们中的每一只,都有它独特的性格和故事。有的猫喜欢独处,眼神中带着一丝孤独和冷漠;有的则总是活泼好动,跳上跳下,不知疲倦;还有的则沉默寡言,却爱与人接触,总是默默地蹭到你的脚边,希望得到一丝丝的关心。

我特别喜欢的是一只橘色的花猫,每次我坐在那里,它都会悄悄地走过来,躺在我的脚旁,眼睛半闭,享受阳光的温暖。它从不向我索求食物,每次只与我分享那份静谧时光。它仿佛知道,我喜



菜园子

○ 孔伟建

每次回家,我都要到老宅子下面那方菜园子里看看,顺便带点青菜。

春天种下各色蔬菜,到了夏天,便满园子青碧。架上的、垄上的、篱笆上的,或果、或叶、或苗、或豆,甚是热闹。

夏深了,红的西红柿,乌的茄子,或青或红的辣子。麦收之前,蒜苗老得吃不动了,便抽出薹儿来。薹儿吃不动了,大蒜便熟了。

到园子里走走看看,见什么都高兴。

这菜园子所在地,原是一方池塘,连着村北的河,一年四季,水流不断。我小的时候,水大着呢。芦苇、莲荷、游鱼、青蛙,应有尽有。

前些年,村北的那条河干了,这池塘当然保不住了,池底见了天日。家人看着闲置着可惜,就翻了一片,做了菜园。

多年淤积,翻出的淤泥就是最好的有机肥料。地壮,不怕长不出好蔬菜。

家里有口老井,井水清冽可口,好水,不仅养人,也为蔬菜丰收增加了一份保证。

这口井,比我小不了几岁,三十几年了。井旁一棵枣树,已长至碗口粗细。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井水好,即便是大冬天喝生水,也从不会拉肚子。

几十年来,这水井一直供我们一家食用。孩子们日渐长大,大人们一个个老去,这水却不见老。

而今,它又多了个功能,做了菜园子的灌溉水源。弟弟买了电机,扯上水管,开关一开,清流汨汨地便进了菜园。

春天了,翻了地,起了垄,便用井水浸地。菜种子发芽了,也用井水浇。各色的菜花开得乱蓬蓬的,太阳下山了,也用井水浇。坐上果子,一天更要用那井水浇得透彻。

小小一方菜园,依农时而作,依农时而息。水是好水,地是好地,不打药,不追肥。菜园离家如此之近,一早一晚,两步就到了地里,蔬菜长势如何一目了然,该干啥活了心里就有数。人勤地不懒,蔬菜便孩子般地格外听话,该发芽时发芽,该开花时开花,该挂果时挂果,该丰收时丰收。蔬菜颜色纯正水灵,果实丰满,既可领略采摘之乐,吃起来又格外放心。

有时候,我想,我们思念家乡,其实是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

寒蝉

○ 孙光利

寒蝉,仅从词面看,就是秋蝉。只是,寒有悲凉之意,是秋中之秋,增添了无尽的诗意。再经柳永之笔,这悲悲切切的境界就出来了——寒蝉凄切,对长亭之夜,骤雨初歇。真有一种由外至内的寒意啊。

早年,生活在乡下,蝉是我最熟悉的东西了。麦收之后,再经一场雨,暮晚时分,消息牛(蝉的前身)就从土里拱出来。我们就在村子里的树上摸。一个晚上,能摸到三五十只。但是,再怎么摸,还是总有太多漏网之蝉。那漏网的就趁黑爬到树的高处,经些许时破茧成蝉。

初读柳永词,很是折服。也确实压迫心生悲意。只是想想,又觉不是。蝉,自立秋之后便日渐稀少,从它在树上稀拉拉的歌声里就听出来了。这歌声,是独唱与合唱的区别,却非歌之含悲。此时,立秋也十日有余了,窗外,蝉声仍在,听来,只有一种因少而者甚寡之鸣。

秋还有寒秋之说,当然了,那还得等一些时候。风一天紧似一天,黄叶落,却又兼之秋雨,一场场,寒意就来了。只是,此时的蝉又来了。也无声了。

却不知柳永的寒蝉来自何处,他此时的心境又如何。

猜想,那寒蝉不是他的杜撰呢?似为堆砌工整的词句如此亦是常有的事,有的,还是流传千古成的经典。只似这一——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偶遇过的猫

○ 许乐怡



欢的不只是那阳光,更多的是与它相伴的温情。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那只黑白相间的小猫,总是带着一种顽皮的神气。每当有小孩子跑过,它总会从不经意的角落里跳出,与孩子们嬉戏,然后又悄悄地溜走。和我性格相近的,是一只身材娇小的狸花猫,它的身上有着鹿斑般的花纹,看似不起眼,但近看却异常细致。它的性格有点“社恐”,与人总是保持着一定距离,但只要你静静地坐在一旁,给它足够的时间,它也许会慢慢地向你靠近。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只胖胖黑黑的猫,它的身体圆滚滚的,眼神锐利,高傲的脑袋轻轻抬起,透露出一种生人勿近的霸气。它走路时的步伐稳重有力,每当其他的猫咪看到它,都会给

它让路,甚至有时会退缩到一旁。

每当我看到这些可爱的流浪猫,都不禁想起之前朋友家的猫走失的事。那段时间,朋友心急如焚,每日寻猫,半个月过去却始终不见踪影。于是,她决定去投喂周围的流浪猫,想试着拜托它们帮助自己找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过了几天,一只灰色流浪猫突然走到朋友身边,带着朋友找到了那只失踪许久的猫。

在这个小区,与猫的每一次相遇,都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份珍贵回忆。每一只猫都是独特的存在,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故事。这些小生命,就像城市中的星星点点,不声不响地照亮了我们的夜空,带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和慰藉。

于夕阳的余晖中,站在河堤上,抬眼看那秋野上的草儿,就觉得一个个竟都透出了骨子里的那一缕缕风雅墨香。肯定要翻一翻《诗经》的。《诗经·国风·采芣》:

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
薄言有之。

芣苢就是车前草,据说其子实可治妇女难产。想象一下,两千多年前,在夏末或初秋,风和日丽,空旷的平原抑或山野间,一群妇女于农闲之间携手相携,去采车前子,他们边采边唱:鲜亮亮的前车子,快些把它采起来。鲜亮亮的前车子,快些把它采了来……一唱三叹,此扬彼和,时远时近,忽断忽续。

《诗经·王风·采芣》:彼采芣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想来,这是一首秋天的相思情歌吧。那人去采芣了啊,一天没有见着他,就好像过了三个月啊……牵肠挂肚的人,在三千多年前的秋天里,是要被柔情地唤作“我那个采芣的人”吧。那一日,他进山还没

回来,她向灶膛里递过最后一根柴,然后去村头等。见了人,羞红一轮圆脸,嗫嚅道:我等我那采芣的人,一日未见了!风从山野那边吹来,捎带着葛藤葛根的香,爱情在暮色炊烟里熟了。

其实,不是所有的草都能走进久远的《诗经》里,在一页页泛黄的纸间,有铿锵的言辞,成为调遣意象的风雅墨客。更多的,它们匍匐在大地上,在寒风凛冽的山崖间,在荒凉无人的河滩旁,在乡村竹篱笆的缝隙里,在许多寒凉阴暗的角落里,被践踏,被漠视,被遗忘,枯荣自守。

风雅秋草

○ 靳小昌

我走出候车室,漫步到站台,一股蒸汽机油的气味扑面而来。我低头看见铁轨旁边生出一丛小花,淡黄的小瓣在微风中摇摆。这些顽强的小生命,在铁石心肠下挣扎着生长,也像这座老车站一样,默默经受着时代的推移和考验。

不经意间,我瞥见站台尽头的一间破旧小屋,门口的木牌上写着“电报室”。想来这里曾经鼎沸人声,列车员们忙忙碌碌地传递信息。而现在,电报业早已失去往日的光辉,电报员这个职业也近乎消失,不禁有些唏嘘。

这时,列车鸣笛声在不远处响起,我看见一列绿皮火车驶进站台。乘客们三三两两地登上车厢,准备启程。我也把思绪收拢,踏上台阶找到我的座位。火车缓缓启动,我望向窗外渐行渐远的车站,在那破旧与宁静中,读到岁月流逝的痕迹。

记忆中的这座老绿皮火车站虽然残破简陋,却蕴含着人情味。它就像一位风霜满面但笑容可亲的长者,用他沧桑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用他磁性的嗓音讲述着点点滴滴……

新旧更迭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不能否认的是,老车站给人的感觉更温暖踏实。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怀抱,拥抱着乘客们的喜怒哀乐。当我站在新车站的中央,心中仍然萦绕着老车站的鸣笛和乘务员的吆喝。那是岁月流逝的印记,旅途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我相信,它们将长存在我和每一个过客的记忆里,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

写悼词的人

○ 李晓

柳大哥是悟透了生死的人。他现在的口头禅就是,好好活在每一天。

柳大哥是在城里认识的有笔墨的人,他的职业是在老巷子里卖卤肉,还开一个水果店。我去柳大哥店里买了几回卤肉,感觉味道还不错,站在摊铺前与他闲聊了几次,就与他成了朋友,开始了来来往往。

除了卖卤肉,柳大哥还擅写悼词。他写的第一份悼词,是给自己的母亲。在柳大哥37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突发疾病去世,丧事简朴,但柳大哥决定为母亲举行一个小小的追悼会。柳大哥问我:“兄弟,我母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把她的身世说给你,你帮忙写一份悼词,行不?”我当场答应了。当我急急匆匆地把写好的悼词拿给柳大哥看后,他觉得不满意,文字太华丽,没有贴着母亲写。于是,柳大哥决定自己动手笔。追悼会那天,我去了。柳大哥致悼词,全场的人,都哭了。柳大哥的悼词,朴实真切,他追忆还原了和母亲相处的几个细节,一个字一个字都贴进了心窝。

自那以后,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乃至一些单位去世了的人,都来找柳大哥写悼词。柳大哥没拒绝,他觉得这是一种托付和信任。

有一次,柳大哥为一个街坊的老父亲写悼词。我陪柳大哥去了解逝者身世,逝者的几个儿女叙述了其父亲的一生,其中说到老父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以

后,还把存折放在枕头下面,有天,病重的老父亲回光返照似地恢复了记忆,他把儿女们叫到床前,一一交代了存折密码,并做了财产分配。3天后,老父亲驾鹤西去。柳大哥把这些细节都写到了悼词中。在追悼会上,在场人听了悼词,哽咽落泪。

5年前,柳大哥帮忙给一个丧家写了悼词,那户人家的儿女们一直在为死者财产分配问题而吵吵闹闹。当柳大哥在追悼会上致了悼词后,儿女们不吵不闹了,他们被柳大哥的悼词触动了。那户人家的大儿子首先放弃了财产分配,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了患病的妹妹家,他抱住柳大哥说:“还是你了解我父亲啊,谢谢你!”

每当写完一份悼词,柳大哥就感觉自己经历了一场别的人生。我发觉他这些年的面相越来越慈悲,特别是一双眼睛,柔和的光中,清澈又深邃,仿佛一眼洞穿人世的很多秘密,也让内心的河床宽阔起来。

柳大哥写的悼词,差不多是芸芸众生里的市井小人物,他们平凡的一生,蒲公英一般飘过尘世,甚至没留下啥深刻痕迹。但他们含辛茹苦,勤勤恳恳,养育子女,让一个家开枝散叶,也默默吞咽着自己的人生百味。一旦离开这辛劳人世,用悼词简单追忆他们的一生,是对一个尊严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生者的安慰。

秋风辞

秋风从我身边吹过
乡愁
在身后散落一地的黄叶
在别人的城市
只有我会经过这里

我神往美好的世界
因为世上的幸福我都在追求
天空那么高
神气那么爽
我伸出的手臂立马
感觉无比舒畅

在秋风里
辞别睡眠和梦
满怀期盼
我和深沉的土地如此亲密
我询问老屋那无止境的等待
我默默祷告
能给人欣慰的往往
只有秋风

(肖东)

秋叶遐思

秋时,一阵微风而过
一片片红枫叶于空中打着旋儿
像一只只金色的蝶
悠悠落到额头、肩上及脚边
随手拈起一片托在手心,慢慢欣赏
——叶子发皱枯黄,有零星虫洞点缀
而它熟睡的样子,安详又轻松
这样。趁它还未完全醒来,把它作为书签
夹在一册未读完的《呼嘯山庄》小说中
沉思,遐想。秋天于我而言
是什么样子的?
“或许,是一个让自己怦然心动的人,
又转瞬走远的感觉吧”

(赵强)

泉

于乱石碎砾之处逃延
三千尺的长卷
凝滑如练
五岳为之仰俯
四海是你的夙愿
穿越历史的蹉跎
荡涤岁月的沉淀
做天与地的明鉴
要留清白在人间
许一生的诺言
千古不变

(杨向东)

谁在敲寒舍之门

我在乡下小学供职的时候
因性格耿直冒犯了领导
住进空旷的后院里
左邻右舍的男女同事
放学即各回各家
孤独的感觉令我辗转反侧
笃笃敲响寒舍之门的
既不是狐仙也不是女鬼
是扫起落叶的秋风

(潘硕珍)

父亲的羊

这是家里仅有的十五只羊
它们在河滩吃草
低着头
父亲跟在羊群后面
羊走他走
羊停他停

父亲爱这群羊
给它们都取了名字
父亲每次喊它们
它们就冲父亲咩咩地叫
它们常对父亲撒娇
父亲只会看着它们
憨憨地笑

(宋玉)

花落千年

——夜读王维《鸟鸣涧》

花开 瞬间
花落 千年
千年了 那朵桂花
依旧 悬在盛唐的山谷间
只是 那滑落的声音早已穿透发黄的宣纸
仿佛惊蛰的远雷 在一首诗的韵脚盘旋

春风 早已把尘世的喧嚣洗静
进山的路 记不得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此刻
什么都可以想 什么都可以不想
正如 那一轮出浴的月亮
不管惊不惊动山中的鸟 都要走出蓝天
拥着这样的夜空 自自然然
任它

花开 瞬间
花落 千年
这一切 都与我有关系
这一切 都与我无关

(梦阳)

一切如落日归去

我在江边的客房里
凭栏,远眺
窗外,阳光倾泻
奔腾的江水看了我一眼
转向就走了

在我住进来之前
服务员已把房间的卫生
收进了自己的日常
一尘不染。加之落霞
装点进我的视线
人生似乎一目了然

风想进来看看
窗户被我关死
玻璃也下定了决心
以透明的坚硬
表达着我的拒绝之意

后来,我才发现
既然一切如此
落日也不留恋了
映照完江天之后
向着归途
迈出慷慨的脚步

(石泽丰)